

社會小說
第六種

人世地獄

楊敬華著

小說會

人世地獄

施鵬
敬園女士
著

龍

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
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

(一冊四角五分)

侯

表



版 權 所 有

發行者

北京丞相胡同
晨報社

印刷者

北京丞相胡同
明明印刷局



發行所

北京丞相胡同

晨報社出版部

序言

這本書原名『白奴隸』（Die Wesse Sklavin），是德國施園女士（Von Elisabeth Schöyen）著的。描寫歐洲社會賣買女子的黑幕，備極悲慘。文筆巧妙，處處令人扼腕歎息。歐洲新聞事業非常發達，奸人往往利用廣告，拐騙良家婦女，哈爾莫克不過犧牲者中的一人而已。

我們中國賣買女子，已成了慣習。把女子看做財產，也同近東老帝國土耳其相等。類似哈爾莫克的案子，不知多少。所以我們覺得這本書不但揭破歐洲社會的黑幕，並且也可以當做在中國發生的事情看。

我們希望國內談婦女問題的人們，看了這書，發奮起來，替已墮入或將墮入黑暗深淵的女子，謀一個救濟和預防方法。這是我們譯印的微意。原書各國皆有繙譯，銷路非常之廣。德意志婦人協會，女子賣買國際防止國家委員會都極力推獎這書。

—— 人 世 地 獄 ——

其價值之大也可想而知了。

一九二四，三，一，晨報編輯處

目次

序言

一	老少校的女兒.....	一
二	象牙的飾針.....	一七
三	現世地獄.....	二七
四	身價.....	四七
五	警察署的活動.....	六〇
六	男子定的法律.....	七五

七	咖啡一袋.....	九〇
八	哈簾的珠玉.....	一〇四
九	模型的女王.....	一一四
十	活的石頭.....	一二六
十一	巫婆之緣.....	一三六
十二	寅日夜祭.....	一五〇
十三	朝雲.....	一六一
十四	卑劣的報復.....	一七〇

一 老少校的女兒

夜裏的雪，到今天早晨，還是不停。

丹麥國哥邊海更市的海岸街末端，有一家惹不起人注意，很小的住宅，室內的暖爐，熱烘烘的燃着，牠的熱度，差不多使房裡的人們，頰兒都暈紅了。

『父親，你看，父親。』一個妙齡的女子，手裏拿着一張新聞紙，從椅子上站起來說。

『這不是很好的機會麼？』她一句一句的加勁起來，慢慢的念那廣告：

願聘一位能操德語及英語的婦女家庭教師，事務輕易，日薪從優，欲充斯職者，請駕臨哥邊海更市帕利司飯店接洽。時間每日午前十點至十二點，招聘者係比利時人。

『這種機會真不可多得呀！是不是，父親？』哈爾莫克把報紙遞給她的父親，

現出一種很可愛的神氣。她的父親把咖啡茶杯放在桌上，伸手將報紙接過。他是一位退伍的海軍少校。

『呀！可不是。如要教語言學，你一定能勝任的；若教小孩子，更用不着十分勞力的。』

『外國人的家庭，我相信不會說謊的。』哈爾莫克嫣然說道。

這時候少校的夫人進來了！四十來歲的光景，帶着柔和的面色，面貌雖長得不錯，但是額上已疊起了不少思慮過度的皺紋。

『媽媽，我看見報紙上登了一段對我很適當的招聘廣告。』

『是嗎？好啊！』

『招聘的是一個比利時人，說是請教英語的。我想——能住帕利司飯店的人，一定是很有錢的。』她一面的說，一面望着她那父親和母親的臉兒。

『明天早晨到飯店裡問問去吧。若是要證書也不難，畢業證書都有。』哈爾莫

克很快樂的說，她的母親不消說是捨不得她遠離膝下的，便道：『那麼你真想離開家庭？你不是常對我說，要在這市裏當教員麼？』

『是，我想担任家庭教師，到學校或在自己家裏教授，但不能不先從經濟上着想。』

『是啊，對啦，外國的薪金很多，因為他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不一樣！他們是常常熱心求知智識的。』她的父親在旁邊對着她說。

『是，是，你看那位看護婦沙衛女士，在澳大利的華族家裏當家庭教師，一年得一千塊錢的薪金；如要我得了那樣的職務，一定可以變成富豪呵。』

『話雖這樣說，終須再想想才好。我希望你在家裡住着，你還有許多小弟妹，我希望你在家裡招呼他們——給他們補習功課——並且也可以幫助我們料理家務。』她母親的聲音已經嗚咽起來了。

『那麼你把女兒留在家裏，把這個難得的機會失掉，豈不是太蠢了麼？第一，

你若不願意她生活獨立，爲什麼要她受高等教育呢？你自己想怎樣辦就怎樣辦，真氣壞人了！」

『自己想怎樣辦就怎樣辦麼！』夫人帶着氣憤的樣子說，聲音顫動，『把一個女兒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，難道叫我不管不問嗎？況且又是大都會，誘騙頂多的地方。』

『笑話！』少校站了起來拿了火柴點着已滅的烟，從口裡吐出迷濛的烟霧說：『壞人是什麼地方都有，外國同此地都是一樣。凡是要習游泳的，第一要有勇氣敢入水裏去。女兒是受過教育的；意志很堅強的；而且有郵電，鐵路，若到了那邊，看得不合式，馬上可以寫信，打電報，就是坐火車回來也是很容易的。總而言之，是一樁最穩當的事。』

哈爾莫克靠着她母親的身上，用很甜蜜的話說道：

『母親！若是那些事情，我能對付的，請你放心；明早請你領我到飯店找他去

好嗎？父親也是這樣說，好不好？」

『你既這麼說了，我也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地方，明早去看吧，但是我不能，你和你父親一塊兒去好了，他會說法國話，外國話我一點也不懂……』

『可以，我帶你去吧。』她的父親說完之後，便走出去了，夫人慢慢的走近了雪花紛飛的窗邊，從黑色的籠裏，取出破襪來補縫；哈爾莫克把咖啡茶杯收拾過去，拭了桌子，坐在她母親身旁幫她補綴破襪。

『母親，請你聽我的計畫，我想得了薪水之後，把牠貯蓄起來，到了年底，給父親和母親買一條褲子，買一條青色大鵝絨的桌巾，其次再……』把眼睛在室內打了一轉『其次再給父親和母親各買一把新式的安樂椅。』

夫人抬起頭來笑了一笑。

『謝謝你，可是你要買褲子，是第一沒有用的。現在這條褲子是我自己織的；是心裡紛亂很憂愁的時候織的。因為那時候，你父親正在軍艦上，出去打仗；你母

親這邊，正是竭力在預備嫁粧；那時我聽說他受了重傷，彈子穿過了膝部，在海軍醫院療治，不久就退伍了。所以我織這條褥子的時候，正是驚喜交集，焦急萬狀，實在沒有一時的安心；織好了，你父親恰好回來，所以我把這條褥子特別保存着，別的無論怎麼好的褥子我都不願意換他，你明白了嗎？」

『是的，永遠這樣就好。』哈爾莫克笑着說。

『這條白布縫的桌巾，你說要買一條天鵝絨的桌巾換上，也是不好的……』方纔對你說過，你父親是退伍了，所得的恩俸極微，生活非常窮迫，那時我的父親，就是你的外祖父，勸你父親從事農業，你父親答應了，就到那邊充當耕地的管理人，不久你外祖父死了，那塊土地完全歸你父親。那時你外祖母身體衰弱，家政都是我料理，她年輕的時候雖然壯健，後來得腰腳不能伸直的毛病，家中事故，除縫紉外，一樣都不能作，這條桌巾是她最後的手工，她費了一年的工夫才作成的。說起來，這條桌巾是一種很尊貴的紀念物品，所以我不能夠隨便替換。家裏新的器具一樣

都不用，現在所用的大概都是你母親出嫁時買的，要不然就是在家時作「女紅」得來的，都應該像老朋友一樣的珍重……那個書架子，是我做生日那一天，你父親買個鉢，送給我的時候，贈彩捆得來的。裡邊的書，是我和你父親互相贈送的，有的是從朋友那邊得來的……無論怎麼有錢的人來請，或怎樣大的宴會，我們全引不起一點快樂，一點都不覺得什麼，一到家裡，過貧困的生活，家具雖是不多，就是污穢不堪，却都是從前的紀念物！我們覺得更沒有別的東西，比這個快樂的。想起這些東西，從前的事情，如醉如夢的——在我的眼前浮現出來，……」

哈爾莫克頻動眼睫的說道。

『是，父親的收入，只有一點兒，真不够用。倘若一時不够接繼……』說到末後聲音含混了。

『可不是，實在錢是很需要的。』夫人停住了手裡的活計，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再說下去道：

『你的哥哥若能再升學，還是進有望的海軍學校的好，不過現在沒有錢，所以只好當一個水兵……』你那兩個弟弟，一出了小學校，不得不把他們送到商舖裡學職業去；中學校是不能再進了。你的小妹妹更不消說，也是一樣，所以若是你賺了薪金，用途是很要緊的。』

『那我知道，一定要幫助的。』她的眼睛向下看，不覺盈盈淚下。母女兩的聲音，暫是沈寂了。

『哈爾莫克，誰來了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她打開房門便聽見門鈴的響聲。

『是的，好像有人來似的，這樣的落雪天……是誰來呢！』她趕快起身，出去一看，原來是她的朋友燕康女士，便把她接入室內，沒有說別的話以前，她就將今天的廣告對她說了。她好像已經被人聘定樣兒的快樂。

那夜小孩子們都睡了，少校夫婦倆坐着閒談那女兒的希望，和將來種種的事情，這當兒落雪已經歇止了。

『走路的人行過她的身旁，都回頭注視，羨慕她神妙的美麗。』

『唔，是嗎？』

『金絲的髮，秋水似的杏眼，端正的口鼻，整齊的牙齒，和玲瓏的恣態，看的人沒有不出神的。』

『是嗎？那麼美麗嗎？那末，到外國去，必定同衣綺羅錦秀，有錢人們交際的。』

『不應亂想吧，我們是窮人，女兒那能得到榮耀的婚姻，況且外國婚姻，是規定在商法，含有一種投機性質呢？』夫人一搖頭的說。

『你怎麼知道外國這些事呢？你不是從沒有出丹麥國一步嗎？』

『大概這是在書本上知道的。』她回答道。

『小說上有的那些，都是小說家爲着飯碗問題，擅自創造的。我想把小孩永久關在家裏，是從父母的利己主義，才產生出這偏狹的理想。鷺島的子，不得不自營巢住，不得不獨自飛翔，練習翅膀。像女兒那樣堅貞的性質，倘若受人欺負，她是一定不畏縮而屈服的。總而言之，我明天去看那廣告主人的人格，就明白了。我決不能受他欺騙。什麼人只用眼一瞧，就可以知道的。』

夫人沉默着沒有再說什麼，心理暗想她的丈夫，自誇觀人如明鏡一般，對於處事接物有判斷的能力，恐怕只有那皇帝五條勅諭精神而已。腦筋簡單的人，從不會作壞事這一點算是一種美德。但這種美德，在事實上，時常自己犧牲，而他一方面，確被人利用。總之軍人只知道誠實，不知社會上有表面和裡面；裡面又有裡面的事。看人以爲同自己一樣的老實，斷定他和自己全不會作缺德的事！我有情他定義報；他有情我定義守——軍人中壞的固屬不少，但到退了伍，就一樣了。所以軍人同社會接觸，就得受人利用，不然一定被人都棄像敝履似的。爽直和樸實固然是人